

亲历  
民国

# 民国烟毒秘档

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为逐暴利，军阀间爆发“鸦片战争”

禁者自禁，卖者自卖，吸者自吸  
揭开民国政府“禁烟”的个中黑幕：  
禁烟者自己就是“瘾君子”

口述历史 百年写真  
勾玄揭秘 读史阅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历史  
民国

口述历史 百年写真  
勾玄揭秘 读史阅人

# 民国 烟毒 秘档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民国烟毒秘档 / 文芳主编.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34-3461-7

I. ①民… II. ①文… III. ①毒品—历史—中国—民国 IV. ①D69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6055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5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民国烟毒秘档

## 目录

### 天下毒祸

- 旧上海的烟毒 高洪兴 3  
忆四川烟祸 谢藻生 12  
贵州烟毒流行实录 谢根梅 孟慰苍 29  
云南大烟之猖行 李子辉 42  
旧社会烟毒见闻忆旧 张 钫 67  
肆虐百年的漳州鸦片烟毒 黄叶沱 79

# 民国烟毒秘档

## 目录

### 旧中国毒业纪实

- “烟土大王”自述 曾俊臣 91
- 我贩运“黔土”的经历 伍效高 103
- 广州湾三有鸦片公司 蔡进光 113
- 专为毒品保险的三鑫公司 杨展成 118
- 北洋海军楚谦军舰私贩烟土一瞥 陈景芎 124
- 北平军分会私设工厂制造白面 谢馨圃 126
- 旧社会走私贩毒之我见 齐协民 129
- 日军包庇下的大规模海洛因制造厂 王 龙 133
- 光怪陆离之川江烟毒走私见闻 陈锦帆 140
- 新桂系与鸦片烟 黄绍竑 156
- 太原制毒见闻 胡敬斋 172
- 湘西的鸦片烟与土匪 瞿波平 176

# 民国烟毒秘档

## 目录

### 民国禁烟记

- 查封蒋介石的啡工厂一案真相 彭善后 189
-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 萧觉天 193
- 赣州禁烟记 徐浩然 207
- 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 米庆云 212
- 上海禁烟的一鳞半爪 陈孝伟 226
- 禁烟毒琐记 李惕乾 232
- 我参加“禁烟”回忆 王一知 237
- 判处死刑的大烟案犯漏网记 郁生 240

# 民国烟毒秘档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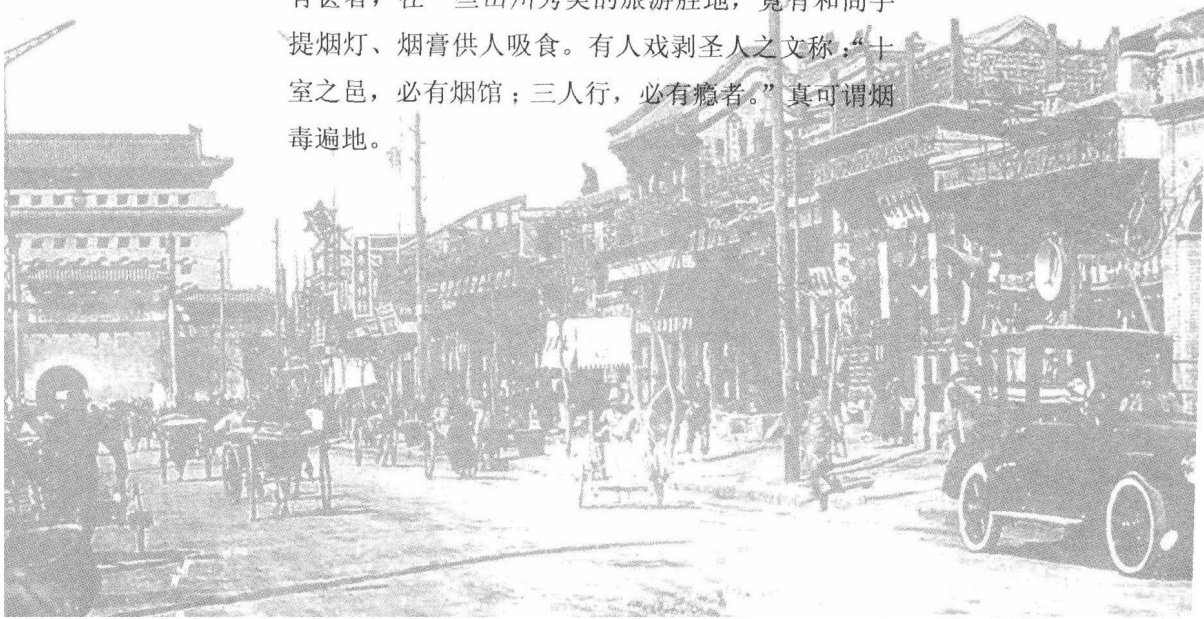
### 上瘾的民国人

- 老北京的烟民 陶广仁 249
-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 张文钧口述 256
- 鸦片烟馆旧事 陈鸿儒 262
- 烟毒弥漫记闻 计锡林 269
- 祸患无穷的鸦片烟 戴文席 277
- 伪满贩卖和吸食鸦片烟见闻 张春园 283
- 目睹旧军队中的“烟鬼” 苗培萌 288
- 自贡“烟王” 罗从修 293
- 大烟毒害的人家 张文新 302
- 雅属的烟祸 杨国治 306
- 四亩大烟害死一条人命 张金祥 318

# 民国烟毒秘档

## 天下毒祸

烟毒，当今人们视如洪水猛兽者，在近代中国曾大行其道。烟馆多于饭馆茶肆，金号、米号、纱布庄、汇票庄，形形色色的招牌下所经营的都可能是鸦片。在有些地区，以鸦片烟敬客，竟如同今天的以纸烟敬客一般，成了必须的殷勤待客之道。更有甚者，在一些山川秀美的旅游胜地，竟有和尚手提烟灯、烟膏供人吸食。有人戏剥圣人之文称：“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真可谓烟毒遍地。







## 旧上海的烟毒

高洪兴

近代上海从开埠到抗战以前，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十分猖獗，本文就这一时期的上海鸦片业作一概述。

### 清代——鸦片兴盛时代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对此毒品只得采取放任态度了。1858年更以洋药的名义对鸦片加以征税，鸦片贸易就此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上海也就成了鸦片交易中心。

#### （一）广东人与鸦片业

在上海经营鸦片生意最多的是广东人，这与广东人首先接触外国人和鸦片有关。传说把鸦片首先带到上海经营的是潮州人郭某，而且烟枪的始作俑者据说也是广东人。

煎膏的本领也要数广东人为最高。上海的烟膏店主要分为广州帮和潮州帮，最著名的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和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至于潮帮也有林恒丰等数十家。广帮的烟膏以香浓味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的陈膏、宿膏。潮帮之烟以烧工著名，蘸烟发泡时，细沫白泡，层出不穷，冠以“六出角”、“七出角”、“狮子摇头”等美名。二者中又以广帮为最，素称第一。广帮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需130文至160文之间，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甚至只得七八钱的，烟中老手非此不能过瘾。而且当时只有广帮烟灰可以换

烟，每两烟灰换烟四钱。

### （二）烟窟林立

大量的土行和烟膏店开设于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着鸦片售卖活动。除此，当时还遍地林立着烟馆。据《申报》记载，1872年单是上海城就有烟馆1700余家。就这一点而论，所谓“上海烟馆甲于天下”并非虚语。但就烟馆的分布，主要集中于租界，尤其是英租界。《老上海卅年见闻录》记载了清季英租界的一些重要烟馆，它们是：

大马路（今南京路）由抛球场（今福州路、宁波路之间河南路）起自东向西，有同信昌、龙园、北诚信、夏日长、恒益、中园、清园、同庆楼、协顺昌、沁芳园；石路（今福建路）北首有同信昌；盆汤弄（今南京东路北侧山西路）有老延龄、恒丰祥；铁大桥南堍（今河南路桥）有奇园；二马路（今九江路）有清芬堂、萃芳园；四马路（今福州路）自东起有乐也逍遥楼、留香园、沪江第一楼、万华楼、五层楼、留园、青莲阁、四海升平楼、馨芳园、协顺长、西园、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望平街（今南京路、福州路间的山东路）有绮匿、寄园；石路南首有协顺长；宝善街有怡珍、同芳、万宝楼；正丰街有正延龄、丰园；棋盘街有芳园、宏园、明园、奇园、聚园、燧园；西棋盘街有凤生一啸楼。

那时烟馆的数量远过于茶肆而遍布上海的每个角落。当时在富商大贾中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气：在烟馆中边抽鸦片烟边谈生意。要是来了个外埠客商，有了巨额买卖，招待和洽谈生意的地方不外乎烟馆、赌场、妓院三处，而且还形成了妇女入烟馆吸烟的恶习。到了同治末年女堂馆被禁止后，上海县令便屡屡移文租界当局，要求一体禁止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

在英租界还有不少出售烟土的土栈，即使到了租界当局已经开始分批禁烟的1906年，据《华商行名簿册》记载，法、美租界俱已不见土栈字样，而英租界尚有30个土栈。其中南京路、宁波路、松江路、江西路各1个，河南路2个，芜湖路3个，广东路9个，棋盘街12个。

### （三）著名的烟馆

在这许多烟馆中，法租界的眠云阁最为有名，铺设精雅、茗碗灯盘精巧无比。馆主虽然是一个妇女，而算计的精明超过同行。她首先雇用女子为堂馆，以广招徕，一时间转辗仿效，女堂馆盛行于同行。可是她预料到女堂馆的做法必被禁止，她又先行停止雇佣。未过多久，当局果真颁布了禁令。能够与眠云阁相颉

## 天下毒禍

颇的只有南诚信，而且到了后来南诚信又超越眠云阁而首屈一指。南诚信是在1873年开设在法租界的，虽然装潢粉饰稍逊于眠云阁，然而辉煌绮丽也是同行中所罕见的。南诚信烟榻之多又居上海各烟馆之首。南诚信有东厅、西厅之别，每厅设榻20余只，还有雅座。每室置一榻或两榻，四壁书画均属名人手笔，有一联云：“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那些“瘾君子”身临此境颇有乐不思蜀的情景，从开张之日起，便有应接不暇之势。

名闻遐迩的烟馆还有不少。如四马路的更上一层楼，一度与南诚信媲美。同样可以相匹敌的还有北清芬。诗曰：“南诚信又北清芬，曲榭洞房位置分，万管玉箫吹不断，紫烟散作五花纹。”开设在麦家园（今福州路、广东路之间山东路一带统称）的绮园，烟枪考究素称第一，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皆备。一枪之值达百余金，还有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用它吸食，色、香、味俱全，非老主顾不能尝。还有英租界大马路的醉乐居，是以烟间兼营酒楼的，四马路的青莲阁，是以烟间兼营茶馆的，都是大名鼎鼎。另有广东烟间，所谓顶旧公烟，创始极早，陈设虽然朴素无华，但烟膏考究。这是因为只有广东人最精于煎烟膏的技巧。他们制作的烟膏以香浓，泡细、性文著称，而且加工技术是秘不外传的。除此之外，较为著名的烟馆还有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这些烟馆的资本巨者盈万，少者亦有3000余金，每至三四点钟，无不烟客满榻，横陈取乐。

为了生意兴隆，各烟馆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上面讲过，人们对于南诚信有那么多的人前往大惑不解，发出大概是毋须花钱的感慨。岂料有其说，竟有其事，就在南诚信相近的吉祥街有人开设公泰来烟膏馆，华丽的装饰、精致的器具固不待言，凡去吃烟者，所用之茶与水烟概不取分文，后来又砌搭菊花山，不时以鲜花时果堆置其上，以此引诱顾客。1873年11月27日在小东门外新开一家天盛昌烟馆，陈设华丽仿南城信，应酬圆滑仿天盛祥，烟茶奉送又仿公泰来，极尽竞争之能事。

烟馆的所在又是雏妓丛集之地，当时烟间的盛衰与雏妓的多寡是密切相关的。英租界公堂对此以为，烟间中一榻横陈，笑言戏谑，不成体统，风化攸关，便出示禁止。岂料禁令一出，英租界内烟馆生意便门庭寥落，而未加禁止的法租界烟馆生意则是蒸蒸日上，英租界无奈只得取消禁令。

## 民国烟毒秘档

还有一种花烟间，在上海也是不少。那是妓院与烟馆的结合体，里面有妓女侍奉烟客过瘾。这种烟妓比雏妓还要低一等，可算是最下等的娼妓了。这儿的烟也都是些臭不可闻的蹩脚货，价格低廉。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去那里的烟客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吞云吐雾之际还干那淫欲的勾当。

### 法租界时代

#### （一）禁烟运动

有识之士目睹鸦片流毒，纷纷起来反对。到了清末迫于国内外舆论，清政府和租界当局摆出一副禁烟的架势。1903年上海开始禁烟，用抽签办法，每六个月一次，共分四批。抽签开始，南诚信与绮园首当其冲，黑籍中人莫不惋惜哀叹。还有一个秋月楼也被抽中，但不甘罢休，竟想出移花接木的办法，求助于有力者，租用未抽的牌号继续营业，租界当局也不追究。在这段时间中，烟膏店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一旦烟馆抽完，便轮到烟膏店的头上了。到1909年烟膏店也要禁绝，各土行将所剩鸦片按照命令呈缴海关，名叫“坑白货”。

#### （二）法租界包庇烟业

本来，法租界是迫于舆论才同意不再进行鸦片交易的，而在实际上便睁一眼，闭一眼，存着观望之心。在法租界当局的默许下，售卖、吸食鸦片的场所一个接着一个开设起来了，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的附近中华里、宝裕里、宝兴里一带成为烟土市场的中心，菜市街、八仙桥一带也是土行林立。1925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揭发了郑协记、三兴、泰丰等36家土行，法租界当局只得加以应付，结果查究了四家，其余的仍然逍遥法外。

土行表面上被取缔，烟馆也不能再公开存在，由是私设的烟铺——燕子窠应时而起。那时法租界便成了燕子窠的天下。1927年左右法租界的燕子窠至少已有6000余家，纳捐的烟枪就达5000多支。到了1928年，则据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记载，更达8000余家。

法租界当局虽然包庇燕子窠，可是还得装出一副禁烟的姿态，时而采取一些搜查私设燕子窠的行动，于是烟枪保险公司应运而起。1927年1月底破获过一个亚利公司的组织。该公司开设于法租界升平里八号，专以保险烟枪为业，从1926

年夏季开办后，营业颇为发达。其保险方法，每烟枪一支，开始时每日收小洋一角，后加为两角，最后又改收大洋，而且营业范围不单限于燕子窠，甚至推广至居民家庭。每户均以五支为限，征收的办法是以盖印为标识，事先准备好红、黄、蓝、白、黑五色印章各一，如有一枪的用红印，二枪用黄印，三枪用蓝印，四枪用白印，五枪用黑印。又派人逐日征收。凡纳费之户，一旦为捕房拘办，所有损失均归公司负担。到破案前夕，向该公司投保的烟枪已有 17000 余支。

当然这种烟枪保险公司不单亚利一家，就在亚利公司被破获后不久，又有人设立天运公司，每枪一支，先缴保费二元，每日每支再收捐洋三角。这类保险公司往往与巡捕房人员串通一气，使得向公司投保的烟户不致遭到搜查的危险。以上情况，足见法租界对烟业的包庇行径。

### （三）层出不穷的贩土案

英国政府曾与清政府在 1907 年订立了《中英禁烟条约》，议定印度大土的出口逐年递减，十年减尽，然而在事实上却不时违背这一条约。1925 年发案的美籍人郭·华德（Traeey wood ward）运土案就可说明这一问题。华德这一次从印度购买了 274 箱，计 335658 两的大土运到了波斯湾的一个大商埠，准备由此再运来中国。其间在印度的活动是得到英国殖民当局同意的，中间还牵涉了很多头面人物。他是 1906 年到上海的，是上海产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据他自己供认，从 1918 年到 1925 年，他运了价值几百万两的鸦片到中国来。美国虽主张禁止贩卖鸦片，但在实际上对贩土的处罚是极轻微的。1918 年华德因不堪在上海的美国律师的敲诈而向美国法庭自首，他说该年他私运了价值 100 多万两的鸦片到中国，结果在交了一笔罚金后便逍遥法外，重操旧业。1925 年这一次在波斯失风，当时他交了一笔罚金和保证金，后来因为保管这笔款项的律师向华德索贿的事情暴露，华德在法庭上作证有功又被免于处罚。

上海的公共租界虽无明目张胆的贩土机关，但在 1927 年左右秘密贩卖大宗鸦片及开灯售吸者亦有 90 多家，而且租界当局曾几次想开放烟禁，在沪的日本侨民也有不少人参与贩毒活动，各国领事甚至公然保护以至参与贩卖鸦片的活动。

1926 年 11 月 21 日，中国官厅方面获悉，英商太古公司泸州轮从香港私运烟土 100 箱到上海，停泊于浦东烂泥渡。然而在江海关总税务司和英领事的保护下，该轮不仅拒不接受检查，而且竟然理直气壮地承认是装载了这么多的鸦

片。拒不接受检查的理由是：这批鸦片是运到大连<sup>（1）</sup>的，并说有香港总督和关东厅长官发给的护照。23日该船启行离沪去向不明，100箱的鸦片何去何从成了一个谜。

1929年4月4日，破获了英商大通轮运土案，共搜出5万两烟土，英国领事竟然要求发还。1930年1月13日破获的英商太古公司大通轮运土案更是破了记录，查获了冒充中国药材的烟土55担，价值在10万元以上。

日轮贩土案件也时有所闻，单是1929年10月20日、21日两天就发生了三起。10月20日，日轮长丰丸运土四五百两。10月21日，日轮洛阳丸运土7239两、岳阳丸运土6000两。

除了外国烟贩外，中国烟贩的案子也是经常发生的。就在全中国第一次禁烟会议闭幕十天之后，1928年11月22日，上海就发生了江安轮运土283包、计重13600两的巨案。由于政府当局的处理不严，紧接着1929年在上海接连发生了不少轮船运土案件。例如：1月28日，武昌轮运土七八包。1月28日，三北公司长安轮运土37包，计重408两。2月8日，招商局长江班江大轮运土17包计重200余两。3月8日，陆家嘴海关水巡捕房在洋泾浜附近浦江中破获运载烟土划船一只，抄出烟土9170两。

在这个时期，江海关、上海地方法院等机构隔不了数月便要举行一次焚毁收缴毒品——主要是鸦片的行动。1926年一年中，江海关缉获的烟土达十万又五百斤多，而1930年1月13日、14日两天，就缉获到烟土4吨余，价值125000元。

## 九亩地时代

### （一）法租界的被迫禁烟与闸北的衰落

“一·二八”战役后，法国总领事署突然宣告在法租界内禁烟禁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自清末以后，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禁烟民众团体纷纷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等组织不时对法租界阳奉阴违的态度敲着警钟。同时国际禁烟运动也日益发展。1912年《海牙公约》成立后，奠定了国际禁烟的基础，国际联盟附设的鸦片及其他毒物贸易顾问委员会积极开展活动，召开了国际禁烟会

（1）日俄战争后，日本占据旅顺、大连，改称为“关东州”。1906年9月1日设“关东都督府”，1919年又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

议。1929年，国际联盟鸦片顾问委员会派遣远东鸦片调查团将于次年到达上海的消息传出，上海各团体便决定届时在国际大会上抨击法租界当局的行径，为此法租界当局忙于装饰门面，应付过场。1930年鸦片调查团到达上海时，所有的烟馆、土行立刻关闭，但一俟调查团离开又马上开张了。不过这种偷偷摸摸的办法总不是长久之计，法租界成了众矢之的，法国国内的禁烟呼声也在高涨，终于迫使法租界也禁烟了。

租界以外的闸北原来也有不少私设的鸦片机关，但是大多毁于“一·二八”战火中。

### （二）中国当局的政策

在一片禁烟声中，中国当局的调子也拉得很高，颁布禁烟法令、办理烟民登记、设立戒烟医院、组织各种调查、焚毁鸦片，忙得不亦乐乎，似乎上海又成了禁烟中心。然而实际情形又怎样呢？

1925年夏历四月间，小东门、九亩地一带忽有售土机关20余家同时开张，公然营业。接着又蔓延到闸北、吴淞等处。后遭上海各团体一致反对才稍稍敛迹，而当时驻沪的奉军甚至为此发生内讧。

孙传芳军队驻沪后，设立了军警特别查缉处。这时有人与查缉处勾结，设立了五福公司贩运烟土，每次进口达千箱以上，起卸的地点是在高昌庙附近，而且当场都有海军加以保护。直到这个查缉处撤销，五福公司才闭歇。

1928年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夹带鸦片案件在上海查获。其他各种案件时常发生。更奇怪的是江苏禁烟局竟然准备了酬劳费1229元向江海关提取缴获的“云土”139斤、“川土”628斤13两。

1928年左右，上海的禁烟局改名为上宝禁烟经理局，奉行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在城内旧教场设立同顺公经理处，进行烟土公卖。据《拒毒月刊》22期的报道，1928年5月上宝禁烟处成记公司向土耳其购买烟土一批，由政府发给护照运到上海，先后达50箱。

### （三）九亩地烟市场

法租界正式进行禁烟，售卖的土行撤销了，私设的燕子窠也不能立足。本来禁烟不严的中国当局就趁机而起，推行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经受了“一·二八”浩劫的闸北破败不堪，当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结果是九亩地烟市场应运而生。



九亩地在今南市大境路及露香园路一带，清代是刑场，辛亥革命后在此建造了新舞台，着实热闹了一阵子。1927年后，新舞台营业失败了，九亩地又显得冷冷清清。这一次九亩地又承继了法租界大马路的特别营业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一折入露香园路，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每一根电线木杆上都贴满了“×× 汇票庄”、“××× 金号”、“××× 公司”、“××× 米号”的招牌，一切引人注目的地方都贴满了大玫瑰红纸的招贴，写着“× 土每两 × 元 × 角”、“× 号大减价”等等字样。其实又何止是露香园路呢！高敦路上的晏海弄、刘坟弄、旧仓街以及露香园路的敦化里、仁安里、仁义里、开明里，凡是九亩地范围内无不如此。

据当局规定，只有售卖烟土的土行，当时称作“零剪店”的才可公开设立，至于供客吸烟的烟馆或“燕子窠”，当时又称作“灯吃店”的，是不允许设立的。不过在事实上，半公开的“灯吃店”仍然开设了不少，它采用掳客到小弄堂中拉客的方式来开展营业。烟客大致是这么几种人：无家可归者，刚吸上瘾而一时难于在家中公开吸食的，还有是被灯吃店的神秘所诱惑来的。

九亩地售卖烟土的“零剪店”大小不下 80 余家，旧仓街有郭洽盛、凤记等五家，晏海弄和刘坟弄有森昌、老鸿泰、老大云、老章源泰、兴记、正昌、老煜来、老祥泰、裕兴公、郭宝丰、万昌、协记、郑洽记、源丰、老太盛、福兴、大康祥、郭煜兴、老洽兴、天兴、吉安、兴兴、老源余、源太昌、万镒、南诚兴、益康、同顺丰、同泰棧记、洪昌、北诚信、章源泰、老泰丰、裕丰诚、福记昌、德盛、老大盛、老同顺公等 50 余家；在露香园路有怡成、广茂和、永和昌、老郭源茂、同春，老鸿记、惠丰、老源丰、老晋昌、郭元一、老鸿德、老裕昌、宝大、公益、郑洽德、郑协记、郭顺余、郭源茂、生泰、同昌等 20 余家；此外在阜春街、白衣街也有数家。这些土膏行在招牌上一般都加上“金号”，“米号”、“汇票庄”、“纱布庄”等字样，每家每月纳“门口捐”（根据门口多少计捐若干元）。土行有大有小，最大的土膏行所租房子达五楼五底，普通的为二楼二底，小土膏行有的是一楼一底或者两家合租一幢二楼二底。大土膏行大多在敦化里、开明里、义安里等几条弄堂里，旧仓街口也有几家，而晏海弄、刘坟弄大部分为小土行。土膏行资本最大的在二三元至五六万元之间，小土膏行如果手段灵活有三四千元就可开设起来。

土膏行中也有行帮之分，其中仅潮州帮和大埔帮最有势力，次为温州帮、台州帮，再次才是苏州帮。土行内部与普通商店一样有经理、司账、伙计、学徒，